

竹取拾遗物语——三·諏访劝请

2026-02-14 · 竹取拾遗物语 · 故事, 东方, 月都, 蓬莱山辉夜

さん すわ くわんじやう 三 諏訪の 勸請

辉夜姬来于地上次年五月初八，是日梅雨中。

小步山麓，胭红杜鹃，淡紫鸢尾。水雾迷离之中，瑞霭天光，乍透林中。

我与师匠与琴音，且歌而下山。歌曰：

寄身崇岳药师亭。久住化人形。幽篁小闷，黄梅疏雨，諏访傍湖楫。

疑将赤槭熬成药，看满目青青。草履布衣，有何不若，闺怨锁方屏。

一路下山，我等将往諏访大社拜谒。师匠曰此地明神未从“让国”，或存意趣；又临諏访湖，恰可避暑。于是三人，欣然成行。

出山麓即见信浓高原。以月人驰骋、操弄时间之术，半日即到諏访湖。但见绣球满地，目之所及，蓝紫相间，如龙鳞散落，错落有致。远望至于諏访湖，浓雾漫天。夏日最是梅雨时节，如临天界，飘飘欲仙。不到此处，不知地上人为何以云雾缭绕为仙境。茫茫白纱，环笼湖岸。朦胧可见，锥树隐现，三点两点。虽是阴湿，但少微风，闷闷头晕，更疑登仙。

松杉交植之中，下社秋宫之鸟居现矣。已是黄昏，辉天昏地，石灯笼映。回头看时，绀蓝天绸，尽染金光。如此阴阳交接之际，我们到了諏访。

原来师匠早有安排，道是我三人修行至此。有巫女听是八岳幽篁轩的药师要来，早早备下了从舍。諏访大社是此地治理枢纽，下榻此处甚是方便。从舍设于湖畔，简朴行囊一经安顿，师匠便取药草与巫女：“近来可有头脑不甚清明之时，用此药置于枕畔可有所缓解。”巫女谢过后告辞。原来有巫女家中是八岳人，连带家眷来探望时，大社各人对“醍醐药师”早有耳闻。草草睡下以前，我颇感奇怪，便问师匠：“此行想必早有预谋？”

不知何处铜铃轻响，师匠只笑着掏出一小铜蛇，竟是大社信物：“公主，此地乃建御名方神不从高天原‘让国’，逃来又征服之所。常年只见权势之争、大族相斗，不如来看看‘逃客’。”

原来是与我同病相怜之神。不过“让国之事”，我却从未听闻，想来是时还不在地上。“琴音，解释。”

月兔红瞳一闪：“天照大御神命诏宣：‘丰苇原千秋长五百秋水穗国为吾儿正胜吾胜速日天忍穗耳所治国土’。天忍穗耳命立于天之浮桥，以丰苇原千秋长五百秋水穗国喧嚣不肯去。天照大御神命与高御产巢日神召集八百万神于天安河河原。八意……一神对曰……”师匠打断：“但呼名无妨。”

琴深吸：“八意思兼命对曰：‘依天照所言，苇原中国本应是我御子所治，然窃以此国多有凶猛狂暴之众神，合当有谁人劝服。天菩比神何如？’然而天菩比神媚从大国主神，三年不复命。又问于诸神：‘天菩比神久不复奏，何如？’八意思兼命对曰：‘天津国玉神之子，天若日子。’然而天若日子迎娶大国主神之女下照比卖，八年不复命。又问：‘天若日子久不复奏，谁人去问缘由？’八意思兼命对曰：‘当遣雉，其名“鸣女”。’鸣女立门前神枫问时，天佐具卖使天若日子射杀之，矢为高御产巢日神所认：‘若天若日子以此矢射邪神，则不中，反之则亡于此箭。’于是天若日子为自射之矢所杀。此今所谓‘雉子顿使不复还’耳。”

我叹气：“何等坎坷，让国一事。”琴颌首：“至此尚早。”我有些焦急：“最后如何了？”琴一呆，三言两语了结：“八意思兼命派遣建御雷之男神与天鸟船神，建御雷神坐在武具前问大国主神让国之事。大国主

神对以不可说，与其子八重言代主神事代主神商议，事代主神踏上翻覆之船隐去。又与其子建御名方神商议，建御名方神屈建御雷之男神威武而流窜諏访。于是大国主神归隐殿中。”

我又叹：“何等残忍严酷。师匠原来还主持过这般事件。足智多谋，盖用于此?”

师匠敛起笑颜，轻轻答道：“足智多谋，唯用于此。”沉默半刻，又说：“彼时只问如何成事，不问何以成事。天照问何如，诸神默然，于是我一条一条想，终于‘让国’笃定。”

师匠转头，定睛于我，那是：

巧目深沉，千秋尘烟。彼时心境，此时不同。建御雷神，败退一方。自以无斗，逝者何处？‘归隐’一言，多少悲苦。当问大梦谁先觉，果真平生不可知。

“如今又如何?”我问。

“建御名方……正当一同听取琴所解释，此地是他神域。”恰有湖畔风响。

“如此又为何来?”我大为不解。

师匠一改算尽机关之精明，疲态倍显：“当年我只问如何成事，而如今拜公主所教……同心协力，无为无不为。借此罪人之身，我想知道……”

“如何活，如何败，如何逃，如何守，如何‘不让’。”

湖畔风响渐息，御帘悄透清风。

有《八声甘州》：

探临湖諏访湿风凉，不觉子时悠。记逃亡此处，区区过客，胜过牢囚。追忆从前勤勉，今曷去何留？只有倩公主，相互依求。

皎洁不知美秽，万千年不变，仍有权谋。叹世间万物，逝者若江流。到底又、怎生为了，俗污尘、迫使换封侯？当空月、盍能照见，苦斗罢休？

我只是颌首。

“时候不早。”师匠起身，将我轻轻按到地上铺就之布团前：“昨日之褻，明日之圣。明日之事，明日再议。”